





史記集解

卷八十 至 卷九十一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

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

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

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

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

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

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

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

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

魏文侯封樂  
羊以靈壽  
樂羊死葬於  
靈壽其後子  
孫因家焉中  
山復國至趙  
武靈王時復  
滅中山而樂  
氏後有樂毅  
樂毅賢好兵  
趙人舉之及  
武靈王有沙  
丘之亂乃去  
趙適魏聞燕  
昭王以子之  
之亂而齊大  
敗燕燕昭王  
怨齊未嘗一  
日而忘報齊  
也燕國小辟  
遠力不能制  
於是屈身下  
士先禮郭隗  
以招賢者樂  
毅於是為魏  
昭王使於燕  
燕王以客禮  
待之樂毅辭  
讓遂委質為  
臣燕昭王以  
為亞卿久之  
當是時齊湣  
王疆南敗楚  
相唐昧於重  
丘西摧三晉  
於觀津遂與  
三晉擊秦助  
趙滅中山破  
宋廣地千餘  
里與秦昭王  
爭重為帝已  
而復歸之諸  
侯皆欲背秦  
而服於齊湣  
王自矜百姓



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  
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

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囁秦徐廣曰囁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

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

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

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

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

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

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

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

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

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

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

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

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

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

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

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

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

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

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

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



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始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也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之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振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願仇其上儀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

者遂節勇者義者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  
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參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一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

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



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伐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號曰華城君華城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  
 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  
 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  
 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  
 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  
 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  
 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

魏川宅鳳書

魏川宅鳳書



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



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  
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  
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  
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  
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  
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  
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  
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  
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  
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  
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徐廣曰二十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

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

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

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也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

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

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

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

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



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宰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而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作房子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

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

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

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

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

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

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威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

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

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

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

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

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  
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  
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  
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  
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  
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  
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  
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

曰趙奢家在邯鄲界  
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

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  
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  
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  
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  
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  
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  
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  
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邑名也  
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

徐廣曰屬魏郡

拔之趙孝成王卒

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  
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  
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  
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  
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陽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皆輸入莫府

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

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



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  
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

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

都甘肅路談反徐廣曰一作

名也在代北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

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

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

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

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

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徐廣曰作掘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八十一終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

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

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

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傳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

折車敗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

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

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

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

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

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

馬氏

氏



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

善之者出奇無

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

徐廣曰首敵

人開戶後如脫

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

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

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

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劉熙曰齊

西南近邑畫音獲

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之故已而

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

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

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西川史記

氏書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

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

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也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

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

文王紂之三

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葬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

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



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況世俗

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誣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

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  
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則右

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

佯狂避世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

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

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

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八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到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

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

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白圭顯

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鬻脚於宋宰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

此刑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

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

蒙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徧之辭哉公聽竝觀

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臣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子之也而能

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

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

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

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

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豈足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張晏曰根柢下木也輪而爲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

術



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

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

帷裳臣妾所見牽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

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

漢書云里名勝母也

而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而墨子迴車

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

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

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

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音隱  
曰音開

於辭令人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

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

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

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

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蟬蛻之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

年張儀來相十年秦收屈匄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

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人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  
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  
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  
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為我心測張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可以汲王明  
竝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  
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也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  
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  
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  
身之察察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  
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  
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茂盛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汨  
行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眴眩也孔靜幽墨王逸曰孔其也墨無聲也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  
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王逸曰刑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王逸曰  
曰刑制度法替廢也言人刑制方本欲以為園其常法度尚未廢也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章畫職墨兮  
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



謂之不章 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 離婁微睇兮替以為無明 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笈兮雞雉翔舞 徐廣曰笈一作郊駟案王逸曰笈籠落也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思佞不異 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

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王逸曰示語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

固庸態也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庸賤之人也 文質疎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一作

與駟案王逸曰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一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怡逢也 古固有不竝兮豈

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

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

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 王逸曰汨流也

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

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

今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 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 徐廣曰或作慶

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

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

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華反章昭曰謫譴也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安曰恭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

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

鑽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鈔刀為銛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

應劭曰嚶嚶不自得意鑽曰生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甑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筦筦轉也康空也

騰駕罷牛兮駮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

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論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曰訊告也

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巴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遶兮

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辰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沕深潛曰

自珍張晏曰沕潛藏也彌融爚徐廣曰一云何蜺蜺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蜺蜺以隱處兮夫豈從螿與蛭蟻

漢書螿字作蝦韋昭曰蝦蟇蟻也蛭水蟲蟻丘蟻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

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盤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

亦夫子之辜也瞞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何之上兮覽惠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徐廣曰云逝而遙增擊也

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

鱣兮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鵠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鵠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鳥體有文色土浴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

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

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

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

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變也或曰蟬蔓相連也沕穆無窮

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

吳疆大兮夫差呂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

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

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塊軋無垠應劭曰其氣與軋非有限齊也塊音若火軋音若乙天不可與慮兮

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

殉名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營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死則夸者不悲也品庶馮

生孟康曰馮貪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大人不曲兮億

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脫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真入淡漠兮獨

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亡其身也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宴曰坻水中小洲也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

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憊前兮

何足以疑韋昭曰憊音土介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

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傳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

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

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

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

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

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

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君激諸侯使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徐廣曰本作爽然自失矣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

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

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

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

鄰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

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魏川

氏書



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  
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  
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  
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  
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  
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  
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  
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  
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  
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  
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  
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  
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  
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  
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  
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  
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  
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  
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  
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  
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  
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  
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  
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  
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  
徐廣曰時年十二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  
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  
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  
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

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  
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  
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  
腐穢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  
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  
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  
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  
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  
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







史記八十五 終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曹沫  
氏周  
周周  
周周



晉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真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日餘祭次日曰夷昧次日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攻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

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

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徐廣曰一作空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

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鍬音披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

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徐廣曰天一作施而進之既至王前專

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

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

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

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



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  
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  
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  
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  
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  
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  
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  
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  
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  
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  
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  
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  
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  
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



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

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

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

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聶政母前酒酣嚴仲

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

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

得甘毳此芮反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

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

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

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

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

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

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

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

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

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

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

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

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

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

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

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

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

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

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榮聞人有刺

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

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

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

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

志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

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

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

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

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烈其名姊弟俱僂

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

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

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人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

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

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劔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畱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  
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  
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  
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  
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  
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  
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反  
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  
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  
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  
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  
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按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馴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奉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

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

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犬息流涕

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

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提其匈徐廣曰提音張鳩反一作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

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挽徐廣曰一作推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

史記卷八十二



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徐廣曰徐一作陳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

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

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

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

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

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

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

拔劔劔長操其室時惶急劔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漢臨鐵論以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首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

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海各反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



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夫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八十六終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而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



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  
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  
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  
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  
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  
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問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  
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  
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  
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  
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論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

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



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紕其辭  
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  
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  
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  
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  
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  
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  
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

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  
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  
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  
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  
許之餘子莫從

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兒而  
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  
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  
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輅車中

徐廣曰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輅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輜輅車如今喪輜



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輻輳車也如淳曰輻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史記音隱李顯反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

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



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



蘇與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



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  
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  
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  
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  
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采一各樂一作梓茅茨不翦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糝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  
甌徐廣曰甌音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禹鑿龍門通  
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  
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  
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

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  
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  
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  
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  
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  
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  
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



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

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

牂牧其上

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

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

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

徐廣曰揆一作撥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

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

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

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

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問語君

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

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

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

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

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

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

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

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各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

曰角抵也駟案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

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

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

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

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

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

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

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

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

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

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

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

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

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

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

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

案兩經字讀以  
註女氏之子之疑  
疑即假也

官雖非子初為  
云官中謂宋居曰  
大慶官賜不若民  
之所長也民自行之  
朝則利若民之  
所長也民請當之  
是官非利而官  
用之故宋見功與  
此論在官非利與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生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磔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謂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

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

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

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

皇弟授之壘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壘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

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

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

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

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輔明政以補主上

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

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終

三川屯圍

史記八十八

氏國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皇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



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官者其母被刑  
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  
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  
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

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  
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  
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  
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  
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荊朝之謀而倍秦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  
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



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寔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

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平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主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爲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疾傷者未瘳而恬為各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八十八 終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

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

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

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

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

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

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

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

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

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西川毛鳳堂

氏書



咎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咎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

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

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

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

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

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

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

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

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曰至何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

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

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

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弔音敵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挿地皆爲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曼讀曰方言云介特也



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徒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贗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

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屬養卒也

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

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

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

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

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

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

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左挈而責殺王之

罪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

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



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

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

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

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

功乃求得趙歇

徐廣曰正月也音易錯反  
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

立為趙王居信都

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

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徒

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

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

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

使張厲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

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

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張厲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

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厲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

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

渡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厲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厲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

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

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

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

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

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

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

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

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

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

泝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月十一月駟案漢書

四年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

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講者臂

也自<sup>捍</sup>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

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蕪州人謂懦弱為辱韋昭曰仁敬貌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

殺之何乃洿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韋昭曰為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

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

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

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



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

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鞭綱案韋昭曰與如今與林人與以行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

平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

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

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

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

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

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

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

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肱遂死韋昭曰肱咽也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

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子偃為魯元

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

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

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

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

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

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

子異矣



豈爾問造又耕國年勤卒卧越寸可激者卧慕用之端外卧  
預吾國無不頌卿卧昔然燕耳刺繪故卧條報治會魏報也卧然計以  
太史公曰燕耳刺繪世專祖卧賀皆其寶容視外莫非天可對  
挂姑昏天王卧為南宮卧齋燕刃燕計燕對各對樂昌卧各各  
呂燕燕大卧精之而臥昏天王又樂昌卧計備卧孝文帝唱卧對  
臥于二人為樂昌卧清挂樂昌卧與臥之卧臥也卧為計備卧高卧  
王以母呂司文姑呂司挂為昏天王示王燕只策少又挂燕燕  
容于燕皆卧為二千百燕燕高司六半燕案卧安劉東于卧為昏天  
王王人關燕不為昏卧卧燕皆又燕燕高司文帝卧景報卧王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二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  
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  
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  
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  
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九年十二月也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  
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  
于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  
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

魏豹傳



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  
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  
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  
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  
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太原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  
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時秦仲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  
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  
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且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且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  
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  
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  
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  
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  
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  
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  
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  
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  
曹咎守城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  
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  
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  
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  
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  
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  
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  
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卽  
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至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

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稀反代地高帝

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

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

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

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

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

形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贊曰今漢嘉是也西至鄭逢

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

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

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

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喋一作喋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史記九十終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人

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

氏關定南



係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  
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  
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誚讓

漢書音義  
曰誚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  
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本作  
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  
宰作內主也韋昭曰

主舍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疆以漢

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

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卒曰板牆板築梓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

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

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漢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

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畱畱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畱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文穎曰在淮南王所



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  
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  
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  
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  
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  
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

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

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

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

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辭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辭公辭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

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計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辭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反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計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辭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辭公籌之

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

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

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音冒媚亦妒也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終

藝川屯鳳書氏書



